

他像一个游走在世间的罪恶天使 余下的生命只有一件事

游荡者

悬命时刻

梁柯 著

L I F E S U S P E N S I O N

TOUGH STYLE

SUSPENSE ACTION NOVEL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illegible]

游荡者

是命时

1. **Introduction**

Abstract

LIFE SUSPENSION

游荡者

悬命时刻

梁柯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游荡者：悬命时刻 / 梁柯著. —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8.4

ISBN 978-7-5702-0334-5

I. ①游… II. ①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55320 号

游荡者：悬命时刻

梁柯 著

选题产品策划生产机构 |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北京果然杰作文化

总 策 划 | 金丽红 黎 波 安波舜

策划出品 | 魏 童

责任编辑 | 罗小洁 葛 钢

封面设计 | 金隍文化

媒体运营 | 张 坚 符青秧

助理编辑 | 张晶晶

内文排版 | 张景莹

责任印制 | 张志杰 王会利

法律顾问 | 张艳萍

总 发 行 |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 话 | 010-58678881

传 真 | 010-58677346

地 址 |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6 号时间国际大厦 A 座 1905 室 邮 编 | 100028

出 版 |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 9-11 楼 邮 编 | 430070

印 刷 | 大厂回族自治县彩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 19.75

版 次 |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 320 千字

定 价 | 42.00 元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10-58678881)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选题产品策划生产机构联系调换)

新 藏 书

果然杰作 非同凡响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www.cjxinshiji.com

出品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献给黑夜里每一个
负重前行的孤独灵魂

楔 子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大概活不过今晚了。

天气预报说今天最高气温二十九度，我觉得不止。外面二十多条壮汉也持同样观点。他们剃着近乎光头的短寸，个个都光着膀子，汗津津的皮肤在街灯下跟脖子上的金链子交相辉映。目测这些人每个都吃了一百串以上的羊肉串，喝了五杯以上啤酒。他们嬉笑怒骂，推杯换盏，嗓门比牛都大，在烧烤摊周围形成了一个直径至少有五米的无人区。不管是行人还是汽车，都识趣地绕着走。在这个圆形中央，坐着一个沉默的中年人，手里的酒杯慢慢拿起来，一口气喝干，再慢慢放下。从来没人敢跟他劝酒。

他就是这帮人的头儿——刘辉。

我今晚的目标。

为什么要派我来对付刘辉，杨叔没有详细解释。但我能猜出来，我不傻。12岁开始跟他干活，这么多年了，我们团伙的活动模式都差不多。在一个城市

经营几年，引起警察注意了，就集体迁走，换一个城市做生意。这听起来简单，但是其中一个环节非常麻烦：每个城市，都有地头蛇。一般来说，他们不欢迎外来帮派。

这种时候，就需要我这样的人去跟他们谈一谈。

只是我没想到，他会带这么多人。

铮的一声，手中的硬币被弹上天，又落了下来。

大凶。

再扔几次，还是一样。换了其他人，这种情况下似乎应该取消计划。

但我不是其他人，我是最好的。

“猛子是我手里最快的刀！”

杨叔曾多次拍着我的肩膀这样说过。

我从来没有让他失望过，这辈子也绝对不会。哪怕是死，我也要把刀子扎进刘辉身体里。

手指间夹着的三根香烟被点燃，我深吸了一口。烟雾被吐出来，我用左手轻轻把它朝外扇，让它像酒精掺入纯水，把周围的空气变成香烟。

“别来害我，别来害我，这是要紧事……”

我喃喃自语。

我的计划非常简单。烧烤店的洗手间只有两个隔间。我在其中一个等着。我确定刘辉一定会来。他的手下可能会在街边解决，他不会。杨叔说过，他是九安市黑道上少有的念完高中的流氓。他是个要脸的人。

左边墙壁上肮脏的窗户里，刘辉忽然晃晃悠悠站起身，朝这边走来，身边只跟着两个人。我把身体贴在墙上，控制呼吸，开始默数。之前无数次的踩点告诉我，从外面走到这里，我这个身高的人平均需要 57 步。而更以前的无数次的作业经验告诉我，刘辉比我矮一点，按 65 步算就可以。

皮鞋踩在瓷砖上咔咔作响，越来越近。我用手缓缓把隔间门上的插销拨开，同时把刀从怀里抽出来。这是一把好刀，日本产的，13 岁那年杨叔送给我的。这是我这辈子收到的第一件生日礼物。虽说生日是他瞎猜的。

这不能怨我粗心，也不能怨他敷衍。

毕竟当年我妈把我卖掉换毒资的时候，没注明出厂日期。

“甬……扶我，没事……”听起来刘辉舌头都大了。门缝里，我看到他把两个手下甩开，自己走到小便池前。他背对着我。我跟他，只有不到两米的距离。

周围忽然变得那么静，所有的喧哗都像电视机被静了音一样。我甚至能听到自己的血被心脏有条不紊地泵出来，缓缓流动。我知道，一秒钟之后，这一切将被惨叫、鲜血、怒吼和厮杀打破。我也很清楚，外边的二十多人将一起来追杀我，我很有可能跑不掉。那样的话，我会被他们砍成肉酱。但是我的心跳依然连80次都不到。杨叔夸我说这是天赋，但我知道这不是的。从那个扒手兼乞丐团伙跑出来之后，在街头为了争一块烧饼、一块毯子，我都跟人动过刀子。对我来说，生死相搏，像吃饭一样平常。

那真不是人过的日子啊……没有杨叔，我恐怕早就饿死或者冻死了。

我活的每一天，都是赚的。

我的命，就是他的！

我忽地推开门，低着头两步跨出去，整个人撞在刘辉身上。

“操！”他骂了一个字，就意识到不对。一低头，他看到血从大腿上喷涌而出。

他惨叫着摔倒在地。

“你……”两个跟班围了上来，然后被我横空一刀，双双捂着脸蹲在地上号叫。

我像兔子一样冲进厨房，在老板娘和帮工的尖叫声中打开那扇窗，一脚踹开早就被我锯断了大半的铁窗棂，跳了出去。我扑通落地，就地一滚又站起来，继续跑。前方，就是我逃生的希望。

我的车，正在等着我。

手触到车门把手的那一刻，我的汗水好像刚刚开闸的水库，倾泻而下，流遍全身。

又挺过去一次……

从这里起步，只要十几秒就能开到几步一个摄像头的主干道。没人敢在那里胡来。

我的心脏狂跳，呼吸急促。全身每一根汗毛、每一块肌肉都紧绷着。

我终于又在完成任务之后恢复成了一个正常人类。

我紧张，我害怕，我庆幸，我只想赶紧逃走……

钥匙转动，车身开始震动，然而一阵干涩的轰鸣过后，它又静了下来。

没发动起来。

我的心跟发动机一起沉入了无声的深海。

“他在那呢！”

“砍死他！”

刘辉的手下追来了。他们看到了我！

钥匙又是一转，发动机再次无力地呻吟。

“快！走啊！走！”我捶着方向盘骂道。

然而它还是没有动。

我汗如雨下。一阵轮胎摩擦地面的声音。刘辉的手下开着车追上来了。

“操!!!”我嘶吼着，拼命一次次地转动钥匙，一次次捶打着方向盘，然而这辆破车却死活不肯动。

我走不了了……

我只能眼睁睁看着，这群凶神恶煞的人朝我冲来，他们手中的长刀如林，在幽暗的街灯下闪着鬼火般的光辉，像是勾魂的无常，离我越来越近……

目 c o n t e n t s 录

楔子 1

第一章

陌生人 001

他深呼吸了几次，然后慢慢抬起了头，脸一点一点出现在镜子里。
最终，他看到了一个不认识的男人。

029 第一次

第一次，有人在意我的委屈，为了我出气；还是第一次，有人拿我的意见当真……
这辈子，我一定不会忘记你。

第二章

第三章

变身 059

夜幕不知去向，眼前一片大亮。车不见了。李若颜也不见了。举目四望，又是一间不认识的房间。好不容易找到的唯一一面镜子里，出现的又是一张不认识的脸！

089 伏击

烟花弹一颗颗袭来，燃烧、熄灭。一明一暗间，世界好像是一部慢放的黑白电影。
一切都是那么安静，只有心跳声清晰可闻，简直像是回到了第一次砍人的那天。

第四章

第五章

守护天使 145

我不是天生的牺牲品……
我不是天生的倒霉蛋，
我有平白守护我的天使，你们有吗？

171 谎言少女

“以前你告诉我的，全是谎话？”

第六章



死亡之躯 193

我死了？

这怎么可能？！

我明明在思考，在行动……

他的思绪忽然停住了。一个巨大的阴影攫住了他的头脑，还有每一块肌肉。

我到底是个什么东西？难道，是个鬼魂？

209 多重人格

唯一合乎逻辑的解释就在眼前，可我却拒绝看它。

因为我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一切都是我的幻想。

好让我回想起前半生，不再为自己的混蛋痛不欲生……

疯狂列车 261

徐猛第一次对这世间感到留恋。原来这世上其实温暖一直都在，只是自己没有好好感受过。他想挣扎，想喊叫，想让人们赶紧逃命，却什么都做不到。

他只能听任自己被当作致命的武器，像他的前半生一样，毁灭一切……

273 很高兴认识你

“嘿……”他虚弱得几乎张不开嘴，但还是给了她一个微笑，“很高兴认识你！”

刹那间，李若颜明白了什么。

“这次你真的会死啊，”她绝望地哭泣着，“傻瓜……”

295 尾声 ~

301 后记 ~

陌生人

他深呼吸了几次，然后慢慢抬起了头，脸一点一点出现在镜子里。
最终，他看到了一个不认识的男人。



徐猛叼着烟，坐在绿化带旁，愣愣地看着一个来历不明的塑料袋被困在马路中间，任由车流抛来抛去。八月底的傍晚，风是那么湿热，像一条浸了开水的床单把他捆住，令他周身不自在。四月减刑出狱以来，这种感觉一直如影随形，挥之不去，使得整个夏天都在六神无主、浑浑噩噩中度过。他只能每天在这里抽烟、愣神，默默怀念以前的日子。

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坐牢对他来说不过是一件穿衣吃饭似的平常事。从12岁起，次数多到他自己都记不住。一开始年龄太小，只是批评教育，后来开始拘留，再后来就是有限刑事责任、半年、一年……差不多每次进去之前，杨叔都会热热闹闹地摆酒送行。每次出来，杨叔又会早早派人在监狱门口恭候，把他接回去重操旧业。总之，那时候的人生简单而规律。

然而这次，一切都改变了。

这回刑期不算长，才一年。杨叔赔钱很大方，刘辉谈判之后也没报案。监狱里，他的沉默和配合又使得刑期缩短了俩月。一切似乎都很顺利。可是一踏出监狱的大门，他就发现有些不对劲。没有人来迎接。他狐疑地回到九安市里，

发现所有的据点都人去楼空，杨叔的号码也打不通。他开始有种不祥的预感：就算紧急转移，也会留个信息或者暗号才对。他用尽了一切手段去寻找，甚至铤而走险，通过各种关系找刘辉了解情况，然而他也不见了。

不光是刘辉，整个九安的江湖，都换了一茬人。以往叱咤风云的大哥和他们的团伙都不知所终。就好像曾有怪兽光顾，大家都抛下家逃命，再也没有回来……

徐猛把烟头弹了出去，茫然地看着它在水泥地上挣扎、冒烟。端起了酒瓶摇了摇，发现已经空了，无明业火登时上了头，他一把把酒瓶扔到人行道上。玻璃碴四散纷飞，成了毫无实用价值的垃圾。就像他现在一样。

入狱前带的那一点钱很快就花光了，目前徐猛面对的最大的问题变成了怎么吃饭。他不得不踏上一条从未走过的路，那就是自食其力。他没想到做起来会那么难。他没有任何文凭，没有一技之长，只有犯罪记录，因此连个看大门的工作都找不到。非法的工作他当然也考虑过，但是却意外地发现自己都做不来。首先，掏包、盗窃、诈骗这类技术性活计他统统不会。徐猛有些惊讶地意识到，自己所有的江湖经验不过是每天在秘密的小屋里看那台只能看到购物广告的电视，等待杨叔的电话，然后根据电话里交代的长相、住址、生活习惯进行策划、埋伏、动手。接着就是逃跑、躲藏、继续一个人看购物电视……

至于对技术要求不是那么高的活，比如说扒车、碰瓷，他又撕不下脸去做。剩下难度适中又不那么猥琐的活基本就剩劫道了。可是试了一次之后发现，这两年世道变得厉害。大家别说现金，连银行卡都不带，全靠一个值不了多少钱的奇怪手机买卖东西……

他第一次明白，自己不过是一把刀。一旦没有了持刀的手，就毫无用处。

最终，他开始做一些不需要身份证的工作。他洗过碗，干过装卸工，当过建筑工地临时工。这些活没有一样他能干长。他这人不但没有多少江湖经验，社会经验也基本为零。他似乎不知道怎么跟别人和平相处，总是能从别人的话语甚至目光里找到他们瞧不起自己的铁证，然后打架被开除。

考虑到他现在的形象——身上的衣服起码几个月没洗过，面黄肌瘦，头发凌乱，发出令人作呕的气味——这些人的鄙视可能是真的。而其他大家都

一样脏的工作，比如建筑工地小工，比如垃圾场捡垃圾，比如要饭，他又不肯干。要不是靠着找到了卖血和药品人体试验员这两个无本生意，他根本坚持不到现在。

他的自尊心就像心跳，氧气越是缺乏，就闹腾得越欢。

又是一根烟抽完，碾灭。四溅的火星是那么清晰，好像在提醒他该回去了，明天还要找活干。他现在住在三元人才市场。这是他经过一段时间的摔打才发现的福地。这里聚集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各色人等，大家的共同特征就是已经穷到卖了身份证。2块钱一大瓶水，5块钱一份炒饼，10块一个铺位。在卖血和吃药的间歇，他白天跟其他人一样蹲在人才市场门口，等着日结100块的零工。有活他就干，拿到工钱回来喝个烂醉。如果找不到，他就继续蹲着愣神，等待下一次招工……

这样的生活没有未来，没有丝毫稳定可言。然而他不在乎。

他就像一块石头，每天用一成不变的姿势感受着时间从身边汹涌而过，不打算改变心里坚定的信念：

“杨叔一定会回来找我。我们一定会一起再干一番大事业！”

一阵咳嗽声惊醒了他。回头一看，一个戴红箍的人站在身边。

“您今几个意思意思就行了，有领导要来检查，得多扫几遍……”

看得出这人在极力忍住怒火，要不是徐猛的面相吓人，恐怕早骂上了。然而徐猛并不领情。他一句话也不说，又点着一根烟，同时伸出五根手指。

“九安城那么大，您怎么就非跟我过不去……”清洁工无奈地叹着气走开了，“马路有啥好看的……”

徐猛并不是成心跟他作对。他没活干的时候，转的地方很多。这里只是他的例行最后一站而已。更何况他看的不是马路，而是对面。

那里是省人民医院。

他经常想起那天晚上的事情。就在他以为自己要被刘辉的手下砍成肉酱的时候，车子忽然奇迹般地发动了。车子风驰电掣般驶上工人新村东路，跟身后追来的三辆车玩起了竞速游戏。十字路口一闪而过，工人新村西路到了。这里

有监控，有派出所，安全了。

“我赢了！”

他回头嘲讽地看了一眼追兵，哈哈大笑。

“啊！”

一声刺耳的尖叫忽然从天而降。他死死踩下刹车，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前车灯耀眼的光芒里，一个人形轮廓在飞速逼近……

安全气囊蒙在脸上，黄色的灯光一明一暗，好像小时候赖床时隔着被单看到的周日阳光。不同之处只是在于这次不会有母亲来把自己叫醒。再次醒来时，他脖子上套着颈托，脑袋一动也不能动，只能任头顶锃亮的大灯直射在脸上。

“我在哪？让我起来！”他烦躁地大叫。

然而却没有人理他。

急救人员都在旁边忙活着，对话清晰可辨。

“被车直接撞击，多处骨折，出血性休克，呼吸严重衰竭……”

“赶紧送手术室！患者年龄？”

“16！”

……

“行走江湖，哪有不脏鞋的……再说我也不是故意的……”

“比我缺德的，多了……”

“深更半夜，小孩没事儿去那里干吗？不是自找的吗？”

在监狱里，他曾无数次地为自己开脱。有时候这样反复说服自己，也真觉得自己没犯太大的错，头晕脑涨地沉沉睡去。然而出狱以来，没有酒精的麻醉，他简直没法睡觉。白天在城市里游荡的时候，省医院就像一块磁石，总能把他在无意识中吸引过来。他像着了魔，一开始在外边打转，后来去门诊溜达，几个礼拜之后终于壮起胆子混进了ICU。来得太勤，引起了注意，他就开始假装是来看病的、陪床的、献血的。他甚至真的献过血，还被当场用在一个老头身上，救了他一命。

然而他真正关心的生命，却没有答案。

他知道，她在这里治疗。那是法庭鉴定书上写的。

“脑外伤昏迷，颅内出血，左肘关节骨折，多发肋骨骨折，双肺感染，左